

苦痛与超越:苏轼黄州词的情感历程

韩玺吾

(长江大学 期刊社,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苏轼黄州词的总体基调,是在袒露心灵苦痛的基础上,努力化解并超越现实的苦痛。苏轼的这一努力,建立在反思现实并理性地审视自我苦痛之上。苏轼反思现实的最初结果,便是将乌台诗案给予自己的苦痛视为人生之恨。以此为基点,苏轼将人生苦痛视为生命历程必经的一部分,以求心无挂碍,使自己不再为人生苦痛所羁绊,并最终将其上升为“人生如梦”的哲理沉思。经由这一系列努力,苏轼彻底走出了乌台诗案的阴影,最终达至自在洒脱之境。

关键词:苦痛;超越;苏轼;黄州词;情感

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8)05-0045-03

元丰三年(1080)至元丰七年(1084)谪居黄州时期,是苏轼“人生如梦”理念引领下价值追求的形成期。^[1]苏轼作于此期的77首黄州词^[2],则因形象地展示了这一具体过程,得以成为承载苏轼此际情感历程的生动载体。由于苏轼价值追求的形成,奠基于对现实的痛苦反思与自我超越之上,因此,袒露心灵的苦痛,以及努力化解并超越现实的苦痛,就成为苏轼黄州词的总体基调。本文即拟从上述两方面入手,探讨苏轼黄州词所展示的情感历程,以期更具体地理解苏轼自我超越的独特意义。

一

贬逐黄州的苏轼所面临的首要大事,就是如何迅速走出乌台诗案的阴影,调适自我心情。当此之际,在反思现实时重新审视自我苦痛,便成为苏轼的自觉选择。苏轼反思现实的最初结果,便是将乌台诗案给予自己的苦痛视为人生之恨。这一点,在其初到黄州所作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作》一词中,便已明确地表露出来: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捡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3](P275)}

此词作于元丰三年庚申(1080年)二月至五月间。关于此词的主旨,说法很多,计有为王氏女子

作、为邻家女作、为温都监女作、影射刺时之作以及反驳上述诸说五种,前三说附会传言,历考本事,影射刺时说刻意探寻微言大义,未免太过拘泥,失却词心,故王士禛《花草蒙拾》有云:“坡孤鸿词,山谷以为不吃烟火食人语,良然。鲟阳居士云云,村夫子强作解事,令人欲呕。韦苏州《滁州西涧》诗,叠山亦以为小人在朝,贤人在野之象,令韦郎有知,岂不叫屈。仆尝戏谓苏公命宫魔蝎,湖州诗案,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耶。”^{[3](P280)}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亦云:“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一时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3](P282)}据此,此词实际上是初到黄州后,苏轼袒露自己心绪的“兴到之作”;而其所遣之“兴”,则显然是乌台诗案后痛定思痛的郁结之情。这一点,可从词上片所言的“幽人”二字中体味出来。“幽人:《易·履卦》:‘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孔颖达《疏》:‘既无险难,故在幽隐之人,守正得吉。’案:有二义,一指隐逸之士,一指幽囚之人。此用后者,作者自指,言被贬逐不得与闻世事。”^{[3](P277)}这种“不得与闻世事”的苦痛,被词人用一个“恨”字深切地传达出来。这种“恨”,既是“幽人”之恨,更是突然惊醒之恨。其痛定思痛的意味,是不言而喻的。如此一来,“捡尽寒枝不肯栖”所映射出的现实凄苦,以及“寂寞沙洲冷”所传达出的内心悲凉,也就带有了更加切实

厚重的意味。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以“恨”来指代乌台诗案后遭贬黄州时的人生苦痛,便成为苏轼黄州词最初的主调。与《卜算子·黄州定惠院作》大约作于同一时期的《南歌子·感旧》,其所表达的情感正是如此:

寸恨谁云短,绵绵岂易裁。半年眉绿未曾开。明月好风闲处、是人猜。春雨消残冻,温风到冷灰。尊前一曲为谁哉?留取曲终一拍、待君来。^{[3](P286)}

“细味此词,当是苏轼乌台诗案出狱之后,初到黄州贬所作。词中先化用韩愈、白居易诗句,言‘寸恨’虽短,尚且难裁,自己受污,系狱,遭贬,此恨‘绵绵’,裁更不易。回想去年(己未)七月被捕,年底获释,到今岁(庚申)正月谪来黄州,‘半年’多来,爱妾闰之为我忧心忡忡,‘眉绿’未开。而今诗案‘旧’事总算过去,(故词题曰‘感旧’),恰如‘残冻’因‘春雨’降而‘消’融,已‘冷’若死‘灰’的心情也因‘温风’到而复苏。人生如梦,为欢几何,还是好自为之,‘尊前’更‘留取曲终一拍’,究‘为谁哉’?乃以‘待君(指闰之)来’黄州相聚也。是年五月,苏辙即奉同安君等苏轼家小抵黄,公到巴河口相迎。词意即符合苏轼身遭大劫之心情,也符合他善于排解忧愁、随遇而安的旷达思想,更与他后来写的赤壁词、赤壁赋等黄州诸作一脉相承。”^{[3](P287)}由此可见,词中“寸恨”二字虽化用韩愈《感春五首》其二之“寸恨至短谁能裁”句,但已然不同于韩愈以之泛指伤时惜春之意,而注入了词人独特的情感体验,即乌台诗案遭贬黄州后的人生苦痛。这一人生苦痛,既有自身受污之时的愤懑,系狱之际的绝望,遭贬之后的茫然,也有连累家小的惭愧,可谓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同样作于元丰三年庚申(1080年)七月的《菩萨蛮》(画檐初挂弯弯月),表达的也是类似的情感:

画檐初挂弯弯月。孤光未满先忧缺。还认玉帘钩。天孙梳洗楼。佳人言语好。不愿求新巧。此恨固应知。愿人无别离。^{[3](P291)}

曹树铭先生指出:“考此词下片内‘此恨’二字,必有所谓,因东坡下字不苟故也。再四循省,此词必系元丰三年初到黄州时作。而下片内之‘佳人’,必系公继配王夫人。自元丰二年己未七月二十八日东坡在湖州任所,为御史台吏追摄之日起,与王夫人匆匆别离,直至元丰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始经子由伴送,到达黄州,重行聚合,距离是年七夕,为时仅月余耳。是为‘此恨’二字之由来。”^{[3](P292)}据此,此词中的“恨”,当指连累家小的惭愧,以及与家人久别后的苦

恨。其所传达的情感内涵,虽不如《南歌子·感旧》所传达的情感内涵丰富,但其情感基调则是别无二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情感内涵的转向,又从另一层面见出,经过半年时间的自我反思与内心调适,苏轼正努力走出乌台诗案留下的阴影,摆脱内心痛苦的历程。苏轼的这一努力,在其作于元丰四年辛酉(1080年)春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得到了明确的呈现: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3](P314)}

论及此词之作,苏轼《与章质夫三首》之一自云:“承喻慎静以处忧患。非心爱我之深,何以及此,谨置之座右也。《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4](P1638)}苏轼所说的这一段话足以证明,词人是在“忧患”“愁断”的背景下作此词的。其所谓“忧患”,自然是乌台诗案遭贬后词人所面临的艰难处境,所谓“愁断”则指向词人处于“忧患”之中的内心苦痛,而在其自言中,则直接指向“坐想四子”。由此可见,其所表露的情怀,当与《菩萨蛮》(画檐初挂弯弯月)相类,指向家人之思;但与《菩萨蛮》(画檐初挂弯弯月)所不同的是,此词彰显出苏轼正逐渐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跳离出来,直面现实的洒脱一面。杨花一腔忠悃,无人能解,只得“抛家傍路”,“万里”零落,终至“飞尽”,这正是苏轼无端被祸,遭贬黄州的形象写照,但词人却以“不恨”一语揭过,而偏“恨”“西园”“落红难缀”,亦即春心难续,前程迷离。从这“恨”与“不恨”中,我们既能体会到苏轼现实苦痛的一面,也能体会到苏轼试图抛弃昨日之痛的努力。从这一层面而言,在苏轼黄州词中,《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的出现,意味着其情感表达的转向,即从前此的苦痛中逐渐跳离出来,而趋向于对现实苦痛的超越。

二

苏轼黄州词对现实苦痛的超越,是建立于反思现实苦痛基础之上的对人生的再认识,而这一认识的最终结果,则是由心无挂碍导向的自在洒脱。从

这一意义而言，苏轼黄州词对现实苦痛的超越，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心无挂碍，其二则是哲理地审视人生并导向自在洒脱。

对苏轼而言，遭贬黄州时的人生苦痛，不仅是切实具体的，而且感受强烈，真所谓“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3](P323)}。当此之时，苏轼所能做的，便是调适自我心态，在直面现实苦痛的同时，不再执着于人生苦痛，而以通达的心态，将人生苦痛视为生命历程的一部分，以求心无挂碍，不再为人生苦痛所羁绊。这一境界，是苏轼历经长时间孤寂的反思后达成的。这一点，在其元丰四年辛酉（1081）十一月作于黄州的《江城子》（黄昏犹是雨纤纤）中颇能清晰地见出：

黄昏犹是雨纤纤。晓开帘。欲平檐。江阔天低、无处认青帘。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撚衰髯。使君留客醉厌厌。水晶盐。为谁甜？手把梅花，东望忆陶潜。雪似故人人似雪，虽可爱，有人嫌。^{[3](P347~348)}

“江阔天低、无处认青帘”，是词人前路迷茫，愁绪难宣的生动写照，而“孤坐冻吟”则是词人直面现实苦痛孤寂反思的形象写真。这一反思的直接结果，便是“手把梅花，东望忆陶潜”，以陶潜为精神皈依。至此时，苏轼虽然还没有最终超越现实苦痛，但陶潜这一典型人格形象的树立，已然为其最终超越现实苦痛奠定了根基，其所需的，只是假以时日，历经哲理反思后，对陶潜式人生道路的强化认同而已。而结拍“雪似故人人似雪，虽可爱，有人嫌”则表明，历经孤寂反思后，苏轼已然认识到，人言虽可畏，但欲求无毁则是不可能的，此正如白雪一样，有人以为可爱，有人以为嫌憎，当此之时，所能做的只是纯洁其品格，高尚其理想，坚持自我，不为毁誉所动，如此而已。应该说，这首词虽然还没有明确指向心无挂碍这一层意境，但已然潜在地为苏轼黄州词这一境界的出现，准备了先在条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其于元丰五年壬戌（1082）三月作于黄州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才能水到渠成地达成心无挂碍这一境界：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3](P356)}

有关此词之作，王文诰《苏诗总案》卷 21 云：“元丰五年壬戌，三月七日，公以相田至沙湖，道中遇雨作。”^{[3](P357)}《东坡志林》卷 1：“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5](P2)}词以“莫听”引

出“穿林打叶声”，已为全词奠定此心不为外物所动的基调，接下来，便以意态潇散且吟且啸的“徐行”，“竹杖芒鞋”的自适，刻画其雨中自得之态，再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收结上片。下片以“料峭春风”领起，展示环境之不利，复以“山头斜照”融入凄冷之中，将寒苦一笔宕开，凸显词人视困顿如寻常的心境。这便是郑文焯所谓的“以曲笔直写胸臆”^{[3](P358)}。于是，这便有了结句心无挂碍意境的最终达成：“‘回首’二句：写自己恬淡心境，无论自然风雨还是政治风雨，是阴雨是晴天，全不介意。诗人晚年贬至海南所作《独觉》诗，亦有‘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句。”^{[3](P357)}从苏轼晚年诗作重出“也无风雨也无晴”句可见，苏轼黄州词作所奠定的心无挂碍的洒脱心态，贯穿了苏轼的后半生。

心无挂碍则不滞于物，使苏轼能从贬谪黄州的现实苦痛中跳离出来，进而求得心境的平和，但这仍然无法达成最终的超越，因为最终的超越既需要平和的心态，更需要立足于平和心态基础上的奋发进取，因为苏轼的超越不只是如老僧入定一般，对现实不闻不问，而是要在彰显个性即任天而动的时候，悠游于苦痛的现实中，积极进取，因此，苏轼的最终超越，必然指向哲理地审视人生，进而求得自在洒脱。这第二重超越之境所指出的，便是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人生如梦”的哲理阐发：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3](P398~399)}

傅藻《东坡纪年录》：“元丰五年壬戌（1082），公在黄州。七月，既望，泛舟于赤壁之下，作《赤壁赋》，又怀古作《念奴娇》。”^{[3](P399)}黄蓼园《蓼园词选》：“题是怀古，意谓自己消磨壮心殆尽也。开口‘大江东去’二句，叹浪淘人物，是自己与周郎俱在内也。‘故垒’句至次阙‘灰飞烟灭’句，俱就赤壁写周郎之事。‘故国’三句，是就周郎拍到自己。‘人生似梦’二句，总结以应起二句。总而言之，题是赤壁，心实为己而发。周郎是宾，自己是主。借宾定主，寓主于宾。”^{[3](P410)}由此可见，此词实是以怀古为名抒自我情怀，而其自我情怀的最终落脚点，则是“人生如梦”的深沉感慨。如果说，“‘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越之

要是关于人性的荒诞感与绝望感的话,那么《边城》中的人心隔膜带给读者的,则更多是关于人之命运的沧桑感与悲悯感。

《边城》无疑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杰作,读者和评论家们异口同声地赞叹它的自然美、风俗美、人情美,赞叹它的人心向善,赞叹它的田园牧歌情调,但实际上,仅有上述方面是不足以让《边城》成为一部旷世杰作的。它那关于命运无常以及人心隔膜的深刻描写,才真正揭示了人生的悲剧性底蕴,使作品具有一种超越具体历史时空的形而上的深长艺术韵味,从而奠定了《边城》作为一部经典杰作的地位。沈从文曾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6](P44)} 沈从文先生未免过于悲观了,他说的情况虽然确实存在,但任何一个真正具有艺术鉴赏力的读者,是不会忽略其作品中传达出的包括关于人心在本质上是无法沟通的这一命题在内的痛楚体验的,李健吾、朱光潜、汪曾祺等老一辈学者或作家关于《边城》的评论,即可证明这一点。正如汪曾祺先生指出的:“《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7](P587)} 在湘西世界这片没有欺诈、争夺与杀

戮的人间净土上,与命运无常一样,人心隔膜显然也是给读者带来悲剧感的最大根源之一。如果说,是美好的自然环境,奇异的民间风俗,淳朴的人性人情,以及纯净如水的两性之爱,赋予了《边城》醉人心魄的艺术魅力的话,那么,湘西世界里真诚善良的人们的无常命运和他们之间茫然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人心隔膜以及由此造成的悲剧氛围,则赋予了《边城》发人喟叹的艺术深度。

参考文献:

- [1]沈从文.边城[A].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 [2]沈从文.水云[A].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3]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4](德)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 [5](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6]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A].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7]汪曾祺.又读《边城》[A].赵园.沈从文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上接第47页)

境,建基于‘回首向来萧瑟处’的人生历程之上,这是苏轼身体力行后所得出的真切感悟;而其‘回首向来萧瑟处’的人生历程,则可具体表述为:在对‘人生如梦’的真切反思中,发明自性,师范渊明。这也正是其所谓‘归去’的真实意蕴。‘人生如梦’,既然‘人生若寄’,而‘寄者固归’,因此,复归一梦,当是人生的必然选择。如此,苏轼便藉由超验存在,在打破理想与现实之阻隔后,进入到了一个‘超人文非人文之世界’”^[1]。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探索与选择中,苏轼最终从现实苦痛中彻底跳离出来,进入了一个自在洒脱的超越之境。

因乌台诗案而遭贬黄州的苏轼,初到黄州伊始,就以积极的心态调适自我心绪,努力从乌台诗案给自己留下的阴影中走出来。经由孤寂的反思,苏轼将现实苦痛视为人生之恨,并将其上升为生命历程中所必经的一部分,以抚慰自己一度痛苦的心灵。

在此基础上,苏轼以平和的心态反思人生之恨,藉由“人生如梦”的哲理领悟,最终步入了超然物外不忘世间的自在之境。如果说苏轼黄州词以及其在黄州的所有文学创作,最终向世人展示了其从苏轼向东坡的嬗变历程的话,那么,苏轼黄州词对其所遭受的人生苦痛的描述,以及其超越人生苦痛的情感历程,则为后世文人如何缓释心灵苦痛,提供了良多有益的借鉴。苏轼黄州词的独特价值与魅力,亦在于此。

参考文献:

- [1]韩玺吾.“人生如梦”:苏轼的价值追求与自我超越[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
- [2]韩玺吾.苏轼黄州词作与水性思维[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
- [3]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4]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苏轼.东坡志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责任编辑 周家洪 E-mail:zhoujiahong2004@163.com